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九回 南郡王興兵赴敵 孫賽花中寶捐軀

話說齊襄王，率領多官，送出朝門。孫臏奏道：「御駕請回。自古道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」襄王道：「亞父此去，快些回來，免得孤王掛念。」言罷，吩咐回宮，孫臏吩咐門徒帶過了腳力，遂即扳角上騎，十二位門徒擺道，帶領三千精兵，出臨淄望易州而來。且不提此話。那秦始皇，一日升帳，眾將朝參已畢，始皇道：「國師有何妙計，破此燕州城？」子陵奏道：「燕國內無強兵，不敢對敵，所望的是孫燕取救之兵。今來的袁達、李牧，俱已命喪沙場，易州君臣必然喪膽。及早攻城，指日可破。」始皇聞言大喜。傳令：王翦帶領部下一千精兵，即往城下討戰，務取燕國降表回來。」王翦領旨，身披甲冑，手提鋼槍，領眾上馬出營。來至城下，用蛇矛一指，高聲大喝道：「巡城的小軍聽真，快報與你家昭王知道，叫他早獻降書，開城納降，萬事全休。少若遲延一時，攻破城池，悔之晚矣。」守城官聞言，飛報敵樓。昭王聞知大驚道：「目今兵微將寡，孫燕取救未回，音信不聞，戰守兩難。不如早納降表稱臣，庶免軍民塗炭。」

丞相屈產奏道：「我國偶然小挫，豈可屈辱於人。雖然秦兵勢重，我國尚有數年之糧，十萬之眾，可以堅守城池。臣想孫燕取救，只在早晚回來。若是孫臏一到，可破那王翦矣，那怕他秦兵百萬。若是歸降，不但被天下恥笑，有失祖宗的基業，盡歸他人，豈不痛惜哉。」昭王道：「丞相之言，雖然有理，只是如今王翦討戰，如何肯退。」屈產道：「可將免戰牌高掛城上，嚴加防守，專等救兵，此為上策。」昭王准奏，傳旨將免戰牌掛出去。不多時，守城官又差人來報，王翦把免戰牌擊碎了，還在關前討戰。昭王著忙，吩咐各門添兵把守，多設滾木擂石，灰瓶火藥，準備秦兵攻城。

不言易州嚴加防，且說燕丹公主在銀安殿上閒坐，想起老都尉父子三人，戰死沙場，為國捐軀，不覺紛紛淚下。正在悲傷之間，只見家將前來，慌慌張張跪下稟道：「前者少爺上東齊取救，齊襄王就遣保國公、護國公二位領兵，前來易州相助。不料被秦兵截殺，二公俱死於非命。今王翦又來攻城，打碎免戰牌數面，十分危急，特來報知。」公主聞言大驚，暗怨：「袁達、李牧霸佔全山，英雄無敵，今日為何而來，可恨俱喪秦賊之手。如今王翦又攻打城池，無人抵敵。倘有疏處，君臣盡受其害。」燕丹公主，正在殿上歎氣，無計可施。只見孫賽花跪下說道：「小孫兒有一言稟靜祖母，目今王翦攻城甚緊，哥哥取救未回，倘被秦兵攻破城池，不但祖父三人之仇不能報雪，猶且連累一城百姓俱各遭殃。小孫女不才，願出馬捉拿王翦，報仇泄恨，叩懇祖母准行。」公主聽罷，大喝道：「好丫頭，小小年紀，飽食不知饑餓，睡臥不知顛倒。還是個女孩兒，有何本領，敢說這等大話，還不與我回房。」小姐叩頭道：「祖母息怒，孫女前蒙梨山聖母傳授武藝。不是孫女誇口，若憑刀馬之能，那怕王翦匹夫。況今城池被困，國家急若燃眉，孫女立意要出城戰賊，祖母若是不准，恐城池一破，玉石俱焚，難免一死，留此命何用。」言罷立起身來，抽出寶劍來就欲自刎。公主連忙攔住道：「孫女不要性命，今准你出戰便了。」賽花持劍跪下，叩頭謝恩。只見李夫人在旁說道：「你是小小女子，出陣之時，非同兒戲。況拋頭露面，與人家一刀一槍，不如待你兄長回來，報仇泄恨罷。」賽花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女兒主意已定，不必再言。」公主道：「孫女，你既要臨陣，可跟我去，面奏當今，挑選一支精兵，才好應敵。」賽花道：「孫女不用許多人馬，只用五百家將，頂盔足矣。」公主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吩咐擂鼓聚將。」只聽得那銀安殿上，鼓聲如雷，不一時眾家將頂盔束甲，齊到銀安殿月台前，雁翅兒排開，分列兩旁，靜聽號令。公主吩咐：「眾將軍，聽我之言，自古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，想太老爺與二位老爺，俱喪於賊人之手，我孫門盡忠報國，妻慘不過。今有你家姑娘賽花小姐，與父親、祖父報仇，臨陣當先，借仗列位將軍齊心努力，看太老爺恩養你們一場，爾等用心保著姑娘，休教有失。若得勝回，自有重賞。」眾將齊聲答應道：「願效死力，捉拿王翦。」

小姐轉回香房，結束停當，披掛整齊，上殿拜辭祖母、母親，提刀上馬，率領五百家將，出了府門。燕丹公主見小姐威勇非凡，心中暗自歡喜，即忙擺駕上城，啟奏昭王。昭王道：「不知御孫女有此本領。」遂即吩咐開城：「孤與御妹出外敵樓掠陣。」御駕觀戰。

且說王翦，見炮響城門大開，知有燕將見陣。把馬退後數步，仰頭觀看。只見兩根白旂，分開左右，一隊軍兵，簇擁著一員女將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威風凜凜，猶如一片白雪，就地滾來。王翦看見，用槍一指喝道：「女將慢來，快通名受死。」賽花小姐聽得有人吆喝，將腳力收住，望見對面一員大將，黑面長槍，面如鍋底，就知是仇人王翦。遂用力一指道：「黑賊，你問我姓名，仔細聽真。我乃燕山東府駙馬公之後，孫總兵之女，你姑娘姓孫名賽花。黑賊可是王翦麼？殺我祖父三人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你往那裡走。」雙手舉起鋼刀就砍。王翦用槍架開，大笑道：「姑娘住手，我看你年輕幼小，一貌如花，應該深藏繡閣，描眉抹鬢，何苦拋頭露面，枉送了身軀，豈不可惜。」小姐聞言，羞得臉紅過耳，歷聲睜目大喝道：「秦兵休得胡言，看我取你。」一抖絲韁，照著王翦頂梁就砍一刀。王翦用槍一架，回手交還，一場大戰。二人戰有七八十合，賽花小姐知難力勝，虛砍一刀，往下敗走。王翦不捨，緊緊追趕。小姐回頭一看，見王翦趕將下來，滿心歡喜，忙把那腿壓住刀，往青絲髮上取下一管繡花針，放在掌中，唵唵有詞，喝聲疾，那寶貝就起在空中，猶如一根降魔杵樣，有碗口大，競奔王翦。小姐喝道：「黑賊少要逞能，看我寶貝到了。」

王翦正然催馬，忽聞招呼，心中大驚。抬頭一看，只見明晃晃的一件寶貝，祥雲瑞繞，竟撲頂門，躲閃不及，把頭一低，只聽一聲響亮，打得甲葉齊飛，跌下徵騎，昏迷不醒。小姐見了王翦躍下馬來，心想旋馬舉刀就砍。秦陣上王賁掠陣，見他義父落馬，竟率八員偏將，亂撒徵騎，搶回王翦。小姐大怒，急搖動繡鸞刀，催開挑花馬，指東殺西，指南殺北，那秦國軍馬，各四散逃奔。昭王與燕丹公主在敵樓上觀戰，見此心中大喜說道：「御孫女果然英雄，真是女中丈夫，你看他把他秦賊打下了馬。」燕丹公主說道：「托吾主洪福，惟願孫女把王翦打死，才報得都尉父子之仇。」

不言昭王兄妹在城上觀戰。且說始皇在帳，正與金子陵等商議破城之計，忽見藍旗來報導：「先行官臨敵，被易州一員女將用法寶打傷墜馬，現抬進營來，那女將驍勇不過，連敗八員偏將。副先行抵當不住，中鞭而逃。殺至營門，無人敢當，乞旨定奪。」始皇聞言，嚇得面目改色，半晌無言。那金子陵便問：「那位將軍願出去退敵？」一令之下，閃過一將，應聲願往。金子陵視之，乃知是副將李順。口稱：「李將軍臨陣，須防女將暗器。」李順答應下去，提刀上馬，炮響一聲出營，賽花小姐望見一隊軍馬飛掩出來，將五百家將擺開，手舉雙刀，迎上前去。高聲大喝：「來將通名。」李順道：「吾乃副總兵姓李名順，你這丫頭，有多大本領，敢在營前猖獗。」小姐聞言大怒道：「好賊將，諒你有多少本領，敢藐視姑娘。坐牢著馬。」言罷舉刀就砍。李順擺動兵器，連忙招架。走了數個回合，這李順焉能是小姐的對手，只殺得槍尖點地，馬蹄倒退，被賽花趕上一刀，劈於馬下。小姐勒馬停刀，令家將齊聲討戰。始皇聞報，怒氣沖天：「怎的女孩兒尚不能抵當，還說要平六國。」金子陵奏道：「吾主不必發惱，女將邪術傷人，料無人是他的對手。且把免戰牌懸掛，待先行官傷痕全愈，再定良謀，擒拿賽花未遲。」始皇只得准奏，把免戰牌掛出營門。小姐只得率領人馬，掌得勝鼓回營。昭王、公主大喜，擺宴慶功，然後與祖母一同回府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那王翦，卻被孫賽花金針之寶，中了肩窩，翻身落馬，眾將搶回，抬進營中，昏迷不醒。始皇著急，吩咐左右與他寬袍解帶，看見傷痕有碗口大，腫起三四寸高，紅紫青色，傷得甚重。金子陵奏曰：「吾主不用著忙，臣下山時帶有靈丹一丸，可救王翦之命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既有靈丹，即速調治。」子陵命人尋無根水，取來把丹藥化開，敷在傷處，留一半用湯和了，搗開牙關灌下。半刻之間，王翦週身通泰，傷痕平復如初，咕碌爬將起來，見了始皇與軍師並元帥，連忙跪下拜謝。始皇問道：「先行官怎麼樣，被一員女將暗算。」王翦道：「孫賽花那丫頭，雖然年小，到也刀馬純熟，又有金針之寶，臣一時未及提防，誤遭毒手。」元帥道：「因為先行官被傷，王賁亦敗走，那丫頭利害非常。刀劈李順，殺得三軍喪膽，把免戰牌高懸，那丫頭方才退回。」王翦聞言，氣得三屍神暴跳如雷，尊聲道：「聖上快傳旨，把免戰牌收了，等臣出馬擒拿那賤婢來，千刀萬剮，方消此恨。」始皇道：

「將軍且保養精神要緊。」傳旨擺宴，與先行官賀復元之喜。君臣們直飲至更深，方才散筵安息。次日天明，王翳上帳辭駕，頂盔束甲，提槍上馬出營。轡頭直至吊橋，收住絲韁，用手中槍一指，高聲大喊道：「巡城的小軍聽著，快報你家昭王知道，叫那孫門賽花小丫頭出來受死。」門兵聞言，飛報御前。昭王聞知大驚，傳旨到燕山府，將燕丹公主並賽花小姐請來，不多時，燕丹公主同小姐來至敵樓。見駕畢，昭王道：「昨日同御妹掠陣，眼見王翳中寶下馬，孤只道那賊十有九死，誰知無恙，目今又來攻城討戰，只要御甥孫女臨敵，故特請御妹商議。」只見賽花奏道：「吾主萬安，不是臣孫女誇口，這一臨敵，定把秦賊擒來。」燕丹公主道：「吾孫兒須要小心。」昭王吩咐看酒，孤當敬奉三杯。小姐急忙叩頭謝恩。飲畢，就在敵樓上披掛好，辭王別駕，帶領家將，響炮出城。王翳望見城門開放，一隊軍馬飛奔而來。到了吊橋，便大喝道：「賤婢，休得催騎，我在此久等多時了。你還不下馬受縛，免我動手。」

小姐聞言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中生，大喝道：「打不死的敗將，你不知姑娘利害，尚敢來此耀武揚威。不要走，看我取你性命。」言罷，催馬衝殺上前，舞開繡鸞刀，比電閃還快，照著王翳頂門砍去，王翳用槍架過。一場大戰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經過有六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賽花小姐心靈智巧，知道力難取勝，忙將坐馬一圈，倒退了數步，順手將金鞭摘將下求，往刀上一碰，名為葉裡藏花，旋回馬來。王翳的馬就衝將上來，照著心窩一槍。小姐用刀架開，撞了個滿懷。人挨馬湊，只聽一聲響亮，甲葉齊飛，把王翳肩甲打去一片。嚇得王翳轉馬敗走，賽花小姐不捨，緊緊追趕。王翳一看見賽花追來，心中不慌不忙，把寶劍取出，念動真言，祭起空中，高叫「賤婢，休得猖狂，看我寶劍取你。」小姐正在催馬聽見，抬頭一看，見半空中一朵彩雲，托著明晃晃一口寶劍，竟奔頂門而來。賽花小姐欲躲不及，一聲響，可憐劍到頭落，翻身落馬，五百家將一見，喊聲不好，把屍首搶回。王翳因中了鞭傷。不敢再戰，掌得勝鼓回營，只且不表。

卻說那燕昭王與燕丹公主，正在敵樓上議論軍情，忽見黃門官來報，賽花小姐死在敵將王翳寶劍之下，乞令定奪。燕丹公主聞報，大哭失聲。昭王亦兩淚交流，便勸公主道：「死者不能復生，御妹且免煩惱。」公主無奈，暫止悲哭，吩咐把小姐屍首抬回王府，用棺木盛殮，停止偏殿。高、李二位夫人聞知，大哭失聲，昏迷過去。於是合家掛孝，昭王又差官致祭，這且不提。

卻說南郡王孫亞父，帶領精兵三千，協同孫燕與全山眾門徒，望易州而來。行經數日，那日來到燕國西面，離城十里安營下寨，孫臍升了青紗大帳，眾將參見，分班站立。孫臍問左右道：「我為救燕而來，燕城中尚未知道，那位將軍進城報號？」只見孫燕應聲「小姪願往。」只見後面跟者一個彪形大漢，也應聲願往。孫臍一看便問：「你要往何處？」班豹上前跪下稟道：「小的是孫府家將班豹，願保少爺入城報號。」孫臍道：「你去不得，你若要去，必凶多吉少，不要去罷。」班豹道：「三老爺，小的生有時，死有日，莫說印堂帶黑氣，就是寶劍臨頭，斷不皺眉的。小的前者保少爺，殺出重圍取救，如今亦要保少爺闖過秦營入城報號，以得全終始，吉凶二字，小的不放在心上。」言罷轉將下來，結束停當，跟孫燕上帳拜辭。各騎徵馬，齊出營來。走未數里，孫燕收住坐騎，回對班豹道：「我們打繞道去，還是打正道去？」班豹道：「繞道進易州南門遠些，正道進西門近些。」孫燕道：「正道要經過秦營，必有一場惡戰。」班豹道：「先時背著文書，尚且力闖秦營。何況今日取救回來，又懼秦賊不成，還是走正道的是。」

孫燕道：「此亦合理，我當先開路，你在後跟隨便是。」言罷催馬加鞭，即進秦營。高聲大喝：「你等眾軍，避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」二人在那千軍萬馬之中，猶如虎入羊群。遠者槍挑，近者錘打，殺得秦兵叫苦連天，四散奔逃。藍旗忙飛報前營，王翳聞報，一聲怪叫：「好大膽孫燕，怎敢闖我汛營，不知這廝又請誰來，我且去看看。」說罷，披掛提槍上馬，率領眾將衝出大營，正遇孫燕亂殺眾軍，王翳一見，衝衝大怒，催馬上前，用矛一指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小輩孫燕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來闖我的大隊。」孫燕正在衝殺，奪路而過。